

夜光杯

8

春夏时节出差,经常遇到钓鱼达人。合肥包公园的香蒲丛里,小青年扎堆夜钓,夜光漂和灯影难分难舍。到台州那天,街上飘着橘花香,有位爱海钓的司机师傅加了五百人的同城钓鱼群,聊天记录天天破万。深圳的朱槿花开了,黑黢黢的大汉在灯塔下切鱼肉做钓饵,手法快赶上外科医生了。真实生活远比短视频带劲,不只有大神“盍”鱼塘老板,还有南京的退休大爷蜂拥而来,把早班地铁拗成了钓鱼专线。最硬核的钓鱼手还在文艺作品里,从文弱书生到铁硬老男,都有钓鱼情结,可以追溯到先秦。

男人的钓鱼时光

戴萦袅

《楚辞》里说,屈原被流放后,一脸憔悴,有个渔夫来搭讪:这不是大名吗,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?屈原说: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。渔夫反说:高手都懂得随波逐流,顺势而行,为啥想太多,心太高,把自己搞得惨兮兮?完全是职场老司机的口气。

先秦流行“主客问答”的文体,作者用水质来比喻世情,插了一个渔夫向屈原发问。开头,渔夫像访谈节目的资深主持人,心态淡定,有时唱唱反调。等屈原再次表明了心志,渔夫只是莞尔一笑,驾船离开,一边唱着: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

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这种潇洒转身火出了圈,和《庄子》里教育孔子的渔夫一起,成了世外高人的代表。

跟着红起来的,是“渔父图”题材的绘画。山石用披麻皴、斧劈皴、卷石皴等技法画成,山下烟波浩渺,渔夫独坐小船上,笔法写意,但足以让孤寂的山川有了烟火气。元朝的吴镇爱画垂钓的渔夫,安于清贫,坚决不肯入朝为官,笔下的宏阔自然,又多了一份清高和倔强。

我喜欢的渔父图和老年男性有些渊源,一幅是北宋郭熙的《树色平远图》,画卷最后三分之一画了深秋黄昏的枯藤、老树、寒江,两位老人慢慢地走上亭子。一个是庄稼人打扮,像是本地的隐士。另一个头戴东坡巾,像是快要告老还乡的官员,和老朋友在亭中饯别。这本是个惆怅的故事,照当时的医疗、交通条件,此地一别,余生再无可能相见。前半卷另辟蹊径,画了亭子里看得见的风景:水面上空空落落,飘荡着两个渔夫。单看平平无奇,结合整幅画的内容,却是在暗示,退休好比

重生,有无限的洒脱和可能,让生命达到新的开阔。

还有幅渔父图,藏在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床帐里。卷首的眼床上,被翻红浪,露出半截琵琶,有点暧昧。床边的画屏上,渔夫驾着一叶扁舟,不惧风吹浪打。主人翁韩熙载却深陷权力的风波,他曾想辅佐南唐的君主中兴,名垂青史,但眼看南唐迟早要被北宋吞并,他又选择当个老浪子,以免做了亡国宰相,被后世不齿。韩熙载欣赏着歌舞,还亲自下场给舞女伴奏,但心事重重,毫无喜色。一个人有心寻求安宁,最终还是声色里放飞自我,是很悲哀的。

有个亲戚多年前送来一条钓到的野生鳊鱼,大而肥美,切段清蒸、红烧、糖醋,一家人吃了好几天。亲戚工作的厂里效益不好,发不出年终奖,给的春节福利聊胜于无:食堂开个油锅,允许员工自己带蹄膀和五花肉来炸走油肉。他每到休息日,就在外面接些修理机器的活儿,补贴家用。那段日子,他经常起早去钓鱼。情感专家总说:男人需要空间。在屋里挂一幅山水图,不时抬头看一眼,想象自己在山水之间,是一种心灵空间的延伸。烦闷时扛着钓竿出门,走进生态空间,美景入眼,天籁入耳,鲜鱼入篓,负能量便也随波而去。

乍看题目,你也许觉得这该是件浪漫的事:朝晖里,一个少年背着琴,像个行吟诗人,走进太阳的光环,走向天涯。然而,生活远没那么浪漫。那少年才十三岁。那琴其实是一把弹棉花的弓(音:jiong)。

背着「独弦琴」走四方

汤朔梅

他叫龙章。如今的他戴副眼镜,斯文健谈,像个大学教授。谁知他才读四年书。认识三年,却不知道他有个“柘林好人”称号。问之,则笑笑。笑是龙章的标志,谦和而坦诚。我想,龙章能有今天,离不开他的微笑。心永远朝着未来,笑对磨难,笑对生活。

那年开学,龙章带了课本回家。下山坡时,心里高兴而没刹车,结果翻入山坳,多处磕伤流血,半个多小时不醒。正巧,一个弹棉花的经过,才将他驮回家。那师傅姓潘,温州人,随即在他家落脚,揽接弹棉花生意。养伤的龙章每天看潘师傅斜背弓,听那纺锤弹拨牛筋时,发出“梆梆”的声响。弓弦摞到棉絮上时,棉絮就被弹起来。连续着弹拨,声音和棉絮在屋内像雪花般飞舞。潘师傅成了白头、白眉的雪人。龙章觉得那声音好听,那场景像童话世界。

半个多月后,潘师傅要走了,他喜欢这个瘦小机灵的孩子。潘师傅说去上海。龙章向往上海,要跟去学生意。父母同意了,这最起码少一张嘴吃饭。父母没钱,就用蛇皮袋装了几件旧衣服。身上虽没一分钱,可龙章很开心。那天早晨,他背着几乎拖地的弓,松松爽爽跟着师父。见母亲在的目送,他一点没有依依不舍,而是笑着跳着出了村口。

师父没去上海,而去了湖州织里。那里条件很差,住工棚,吃饭没菜。可他干得很勤快。他喜欢在弓弦声里自己成为雪人。这总比在家强,还有80元的工资。半年后,父亲来看他,车费不够,走了很长的路。其实父亲没办法,他看看儿子挣到钱没。龙章把赚下的四百多元钱给父亲时,自己开心地笑了。

第二年春节回老家,有个温州人来招弹棉花的,开出的工价是250元。主要是在上海。龙章就跟着来到三林塘。可师父运气不好,尽管生意不错,结果遭了火灾。龙章救出师娘后,师娘说还有一万元

在里面。师父拼了命往里冲。龙章抱住不放。师父打他,龙章说:师父你打死我也不放,你进去会没命的。着完了,师父抱住龙章哭,龙章却笑了。师父不解,说失火了还笑。龙章说,我笑你没一点伤,钱可以再挣。而师父却一蹶不振,回老家了。龙章接过弹棉花弓,自己当起老板。那年,他十七岁。

从此,他背着弓,在三林、周浦一带讨生活。最后流落到柘林外的海边,租两间破房落脚。见有人背着棉花走过,龙章一路跟过去,说自己弹得好,价钱又便宜一元。被跟的人见是个瘦小的孩子,心就软了。弹棉花养不活自己,他就批发水果等小商品做小贩。一次窑厂下班,一个粗鲁的窑工买生活用品,找零四毛,可龙章只有五毛的纸币,龙章说要回找一毛。那人给了一个巴掌。嘴角流血。可龙章朝他一笑,那人一愣:神经病!龙章没神经病,可除了笑,他还有什么办法?

流氓们欺负他,截住了要他叫爸爸。龙章不睬,背着弓只管走自己的路。他把弹好的棉絮用三轮车骑到十六铺寄卖,然后在那里批发水果骑回来。下午出去,深夜回来,来回二十个小时。一次深夜被巡逻的公安截住,以为是偷窃。在派出所里,他笑了。公安不解,问为什么笑。他说我觉得到这里安全了,没人欺负了。以后同样的时候,公安常见这个瘦小的青年。被他的坚韧感动,他们成为了朋友。

到柘林三十年,从大山里出来的龙章,梦想成真。摸爬滚打成了老板,成了新奉贤人。可他没忘记底层的艰辛。见腿脚不便的农民卖蔬菜,他全部买下,然后放在另一个地方任别人拿。他每年陪敬老院老人吃年夜饭,他资助了许多学校和贫困地区。当地人看着锦旗夸奖他时,龙章一笑,面露羞涩。

他不弹棉花了,可办公室里,还挂着那张弓。边上写着“不忘初心”。他说,有时夜深人静,会取下来弹拨一会儿。他是不是想着三十年前,离开故乡的那个早晨,想着一路过来的艰辛,想着在村口目送的母亲呢?

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花蕊夫人,本篇讲的是五代十国时蜀皇帝孟昶之慧妃费氏。

孟昶之父孟知祥原为两川节度使,后唐内乱,唐庄宗被杀,孟知祥训练甲兵、独霸称帝,不久病死,其子孟昶16岁继位。在富贵乡里长大的孟昶(919—965),字保元,邢州龙岗人。他妙解音乐,多才多艺,又好诗词文章。他即位后“勤于政”,整顿吏治,惩处骄横不法之将,逼退究极奢侈之相,励精图治,下察民情,“劝农恤刑,肇兴文教,孜孜求治,与民休息”,后将蜀建成五代十国中唯一“国内阜安”的一块乐土,被尊为“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”。

孟昶在唐朝“九经”基础上首次把《孟子》列入诸经,为儒学作出贡献。他擅长诗词,撰写出中国第一副春联: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,成为“春联之祖”。他还撰写《官箴》:“尔禄尔俸,民脂民膏”,劝诫官员廉政为民。治蜀成功后,孟昶日渐奢淫逸,好打球走马,又迷恋方士房中术,修建豪华宫殿,设妃嫔十二等级,在上百名美女中,孟昶尤宠秀丽妩媚、温文典雅的花蕊夫人,天天与她纸醉金迷度良宵。

花蕊夫人费氏幼能文,擅丹青,好别出心裁奉迎孟昶。孟昶因日日饮酒而厌之,花蕊夫人使用白羊头,以红姜煮之,以酒淹之,切如薄纸,风味无穷,号称“绯羊首”,又名“酒骨糟”,令孟昶大饱口福。在星月初夏之夜,孟昶见花蕊夫人如一朵出水芙蓉,观其绰约美态,禁不住吟诗:“冰肌玉骨清无汗,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一点月窥人,欹枕钗横云鬋乱。起来琼户启无声,时见疏星渡河汉。屈指西风几时来,只恐流年暗相换。”

由于夜夜美酒,日渐奢侈,后蜀被宋太祖所灭,赵匡胤见孟昶之溺器竟由七宝制成,不由叹曰:“奢侈至此,岂能不亡?”

宋太祖耳闻花蕊夫人之美名,欲睹其姿色,但恐人议论,便重赏受降之孟昶及其家人,花蕊夫人果然来谢恩,口称妾费氏见驾,赵匡胤一见之下,如见天人,花蕊夫人秋波一转,勾魂摄魄,使宋太祖心猿意马。

孟昶降宋七日,暴病而亡。素衣的花蕊夫人被留宫中,宋太祖命其吟诗,花蕊夫人即席吟《采桑子》一首。宋太祖知她昔日旧作,嘱她赋新词,花蕊夫人轻启朱唇:“君王城上竖降旗,妾在深宫那得知。十四万人齐解甲,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”赵匡胤不由也动了情,携花蕊夫人之手,同入寝宫。一日,宋太祖见花蕊夫人画像,画中人似曾见过,问她何人?花蕊夫人本画的是孟昶,便称是民间供奉的张仙像,又称供奉张仙可以得子。从宫廷传至民间,时有人奉张仙像求子,后人吟道:“供灵诡说是神灵,一点痴情总不泯。千古艰难惟一死,伤心岂独息夫人。”

关于花蕊夫人之死,有好几种说法,都与宋太祖之弟赵光义有关。据邵博《闻见后录》记载:宋太祖率亲王和后宫在后苑宴射,赵匡胤劝酒其弟赵光义,赵光义说:“若花蕊夫人为我摘枝花来,我就饮酒。”赵命花蕊夫人摘花时,赵光义引弓将她射死,然后他抱着赵匡胤之腿说:“陛下方得天下,宜为社稷自重,远离声色。”另据《铁围山丛谈》载:花蕊夫人归宋后,赵光义也十分喜爱她,无从得手,遂将其一箭射死。

花蕊夫人姓名谁,史书上有两种记载,一曰姓费,宋人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载:“费氏,蜀之青城人,以才色入蜀宫,后主嬖之,号花蕊夫人。”一曰姓徐,北宋黄休复《茅亭客话》、南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与清人吴任臣《十国春秋·慧妃徐氏传》记之。

花蕊夫人之词

米舒



壶中书影

崇明有不少养生俗语,言简意赅,生动有趣又寓意深刻,它蕴含了一代代崇明人在长期劳动生产、生活中积淀形成的养生文化,是劳动人民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。

“早起早睡,早出晚归”,说的是起居作息应遵循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的自然规律,即太阳升起时起床下地干活,太阳下山时收工歇脚,吃晚饭便休息。保证充足睡眠,有利于调节身心。否则,阴阳颠倒背离自然规律,久而久之伤身体。这种早睡早起的作息成为岛上的良好习惯,保持至今。

“趁趁依势”是崇明人常挂嘴边的话,“依势”就是顺势、顺其自然,人与人与自然要和平共处,为人处世要宽宏大度。

“只要记,不要气”说的是遇到困难挫折时,要记住受挫的原因,不抱怨、不灰心

丧气,将挫折变为动力;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,迎难而上,让逆境变为顺境。

“多笑笑,莫烦恼,天天忙,永不老”指遇到不顺心的事,要调节好心态,保持乐观的情绪和勤奋劳作的生活规律,通过忙碌的劳作把烦恼抛开,把平淡单调的生活调出亮丽的色彩,这恐怕也是海岛人长寿的秘诀之一。此外,崇明岛上的养生俗语还有诸如“气煞气死要生病,开开心心活性命”,指人生要乐观,心态要平和,心情要舒畅;“食饥伤饱”指饮食结构和习惯要合理,饿过头或吃过饱都伤身。

这些富有诗意、易于传诵的养生俗语,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,这些养生文化是祖辈留下的宝贵财富,凝聚着智慧的精髓,也饱含着科学养生的哲理,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

六月是荷月。想起去年岁隆冬时遇见的那一枝风荷。

——风从北面而来,荷梗挺立,只有顶部的叶片和花朵顺了风。两张硕大的荷叶,兜向一边,背面青色的筋络,暴露

在风中,像一口青铜的钟。那朵粉色的荷花,花瓣被风裹袭,在叶的绿上鲜妍着。在大叶大花之下,还有一片嫩叶,打着卷,待开;还有一枝粉色花蕾,含着苞,待放。

我看风荷,看见骨;还看见风,有形,也无形;还看见水,无水,看见水韵。方寸之间,开合之间,有无之间,一管之笔拟生命之无穷,让人赞叹而倾慕。

这是去年底,在“曼鬻长青”暨郑曼青先生诞辰120周年师友书画展上看到的一幅《风荷》。当时“风荷”被放大作为画展背景图,展厅被风荷的意象笼罩着。恍然间,整个展厅里都是曼青先生俊逸的身影了。

曼青先生原名岳,号莲父,出生于1902年7月29日,他少年丧父,家道式微。十岁师从汪如渊习画,并受其姨母红薇老人的绘

画影响,十四五岁即订润鬻画。十七岁到杭州,拜识沈寐叟、马一浮、王仁治等大名。二十七岁时受刘海粟校长之聘,任上海美专国画部主任、教授。同时,他还随皖中名医朱幼庵习医,从太极宗师杨澄甫习太极拳,成了杨氏太极拳的正宗传人,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一代宗师。1932年,他辞去一切教职,只身投奔常州钱振镗门下,研读经学,逐渐疏离书画。抗战期间,与姨母红薇老人一起去了重庆,并在重庆挂牌以中医济世,并教习太极拳。

宋美龄曾礼聘曼青先生学国画,并为其画集作序时写道,她就郑师突然告退画坛而专志悬壶济世问及原委,曼青答:“我不以绘画为生,方可发挥我之所能,达到更高境界,专为艺术服务而非谋利。”曼青先生以诗、书、画、医、拳名于世,人称“五绝老人”。于右任赞其为“一代奇才,他人视为至难之事,彼则优之”。

回到曼青先生生命的出发地,或许可以找到“五绝”的根源。九岁时,颧颊坠砖,洞其脑部,血流遍体,

百里芳小记

大朵

俗语中的养生精华

郭树清

健康

荷花一日生”等。这幅创作于1947年的《墨荷图》,无论花叶都墨气淋漓,浑厚古朴,题款:“年年生日写荷花,毕竟田田是一家。半醉半醒飞墨雨,流离只此是天涯。”这是把荷花当作可倾诉离愁的家人了。

而更多的时候以荷花表达心境,如《荷花图》题款:湖明还作镜,露净自生凉。《白莲图》题款:清香初动暑全消。而《风荷》题款为:照波鬻影动,风露自清凉。“清凉”,是曼青先生追求的内心境界。水墨成为他与荷花往来的精神通道,由此达到了“根是泥中玉,心承露下珠”的荷花境界。花是精华,人也是精华。人在天地间往来,找到一种自然之物,取其精华,观照自己,所谓性灵,即如此吧。

曼青先生的故乡温州,自古就是种植荷花的胜地。唐朝张又新的《百里芳》诗云:“时清游骑南徂暑,正值荷花百里开。民喜出行迎五马,全家知是使君来。”写的是王羲之在永嘉沿着塘河出游赏荷的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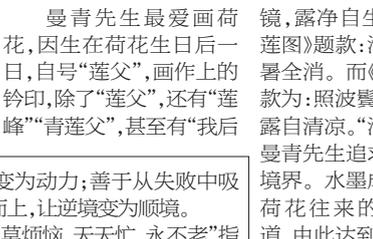
到宋代,塘河的荷花开得更盛。叶适《西山》诗云:“对面吴桥港,西山第一家。有林皆橘树,无水不荷

昏迷不醒,幸赖周鸣岐拳师入山采药治愈,但记忆俱忘。十岁从汪如渊习画,仅侍立研粉,只为观画养病而已。三年后恢复健康,在灯下取其外祖母包药的纸,涂一花一叶,一虫一鸟。

一个幼年就经历过生死的人,已然多了一些淡泊,而朝夕见草木人药,草木入画,让他懂得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,由此也得了一个大境界。

曼青先生最爱画荷花,因生在荷花生日后一日,自号“莲父”,画作上的铃印,除了“莲父”,还有“莲峰”“青莲父”,甚至有“我后

烟雨山水 王文明



烟雨山水 王文明

花。”清朱彝尊的《吴桥港》——“闻说吴桥港,荷花百里开。当年王内史,五月棹船回。”把唐宋的风雅传承了下来。

塘河水流长,百里芳华,百里诗画。曼青先生的“莲父”,如一枚胎记,是故土赋予他的精神烙印。曼青莲父,延续了故乡的百里芳华。



王文明夜光杯